

# 先秦儒家哲學

## 第六講

### 《孟子》解讀：浩然之氣

授課教師：傅佩榮教授



【本課程由傅佩榮老師授權使用，您如需利用本作品請另行向權利人取得授權。】

## 第六講 《孟子》解讀：浩然之氣

指定閱讀：公孫丑上·2

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加齊之卿相，得行道焉，雖由此霸王，不異矣。如此，則動心否乎？」

孟子曰：「否，我四十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若是，則夫子過孟賁遠矣。」

曰：「是不難，告子先我不動心。」

曰：「不動心有道乎？」

曰：「有。北宮黝之養勇也，不膚撓，不目逃，思以一毫挫於人，若撻之於市朝。不受於褐，寬博，亦不受於萬乘之君；視刺萬乘之君，若刺褐夫；無嚴諸侯，惡聲至，必反之。孟施舍之所養勇也，曰：『視不勝猶勝也；量敵而後進，慮勝而後會，是畏三軍者也。舍豈能為必勝哉？能無懼而已矣。』孟施舍似曾子，北宮黝似子夏。夫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賢，然而孟施舍守約也。昔者曾子謂子襄曰：『子好勇乎？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：自反而不縮，雖褐寬博，吾不懼焉；自反而縮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。』孟施舍之守氣，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。」

曰：「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，可得聞與？」

「告子曰：『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；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。』不得於心，勿求於氣，可；不得於言，勿求於心，不可。夫志，氣之帥也；氣，體之充也。夫志至焉，氣次焉。故曰：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。』」

「既曰『志至焉，氣次焉』，又曰『持其志，無暴其氣』者，何也？」

曰：「志壹則動氣，氣壹則動志也。今夫蹶者趨者，是氣也，而反動其心。」

公孫丑請教說：「先生如果擔任齊國的卿相，可以實行自己的主張，那麼即使由此而建立了霸業或王業，也是不足為怪的。如此一來，會不會動心呢？」孟子說：「不，我四十歲就不動心了。」公孫丑說：「這麼看來，先生遠遠超過孟賁了。」孟子說：「這個不難，告子比我更早做到了不動心。」公孫丑說：「不動心有方法嗎？」

孟子說：「有。北宮黝這樣培養勇氣：肌膚被刺不退縮，眼睛被戳不逃避；他覺得受到一點小挫折，就像在公共場所被人鞭打一樣；既不受平凡小民的羞辱，也不受大國君主的羞辱；把刺殺大國君主看成刺殺平凡小民一樣；毫不畏懼諸侯，聽到斥罵一定反擊。孟施舍這樣培養勇氣，他說：『對待不能戰勝的，就像對待足以戰勝的一樣；如果衡量敵得過才前進，考慮可以勝才交戰，那是畏懼眾多軍隊的人。我怎能做到必勝呢？不過是無所畏懼罷了。』孟施舍的作風像曾子，北宮黝的作風像子夏。這兩人的勇氣，不知道誰比較傑出，但是孟施舍把握了要領。」

從前曾子對子襄說：『你愛好勇敢嗎？我曾經聽孔子談過大勇的作風：反省自己覺得理屈，即使面對平凡小民，我怎能不害怕呢？反省自己覺得理直，即使面對千人萬人，我也向前走去。』孟施舍保持勇氣的方法，又不如曾子的那麼扼要。」公孫丑說：「請問，先生的不動心與告子的不動心，可以講來聽聽嗎？」孟子說：「告子說過：『言論上有所不通，不必求助於思想；思想上有所不通，不必求助於意氣。』思想上有所不通，不必求助於意氣，這是可以的；言論上有所不通，不必求助於思想，這是不可以的。心志是意氣的統帥，意氣是充滿體內的。心志關注到哪裡，意氣就停留在哪裡。所以說，『要持守心志，不要妄動意氣。』」公孫丑說：「既然說『心志關注到哪裡，意氣就停留在哪裡』，卻又說『要持守心志，不要妄動意氣』，這是為什麼？」孟子說：「心志專一就能帶動意氣，意氣專一也能帶動心志。譬如跌倒與奔跑，都是意氣的運作，反過來卻帶動了心思。」

「敢問夫子惡乎長？」

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

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

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於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于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。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；芒芒然歸，謂其人曰：『今日病矣！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。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
「何謂知言？」

曰：「諛辭知其所蔽，淫辭知其所陷，邪辭知其所離，遁辭知其所窮。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；發於其政，害於其事。聖人復起，必從吾言矣。」

「宰我、子貢善為說辭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善言德行。孔子兼之，曰：『我於辭命，則不能也。』然則夫子既聖矣乎？」

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：『夫子聖矣乎？』孔子曰：『聖則吾不能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子貢曰：『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仁且智，夫子既聖矣。』夫聖，孔子不居。是何言也！」

公孫丑說：「請問先生的優異之處在哪裡？」孟子說：「我能辨識言論，我善於培養我的浩然之氣。」公孫丑說：「請問什麼叫做浩然之氣？」

孟子說：「很難說清楚的。那一種氣，最盛大也最剛強，以正直去培養而不加妨礙，就會充滿在天地之間。那一種氣，要和義行與正道配合；沒有這些，它就會萎縮。它是不斷集結義行而產生的，不是偶然的義行就能裝扮成的。如果行為讓

內心不滿意，它就萎縮了。所以我說，告子不曾懂得義行，因為他把義行看作外在的東西。對這種氣，一定要在行事上努力，但不可預期成效；內心不能忘記它，但不可主動助長。不要像宋國人那樣。宋國有個擔心禾苗不長而去拔高的人，十分疲困地回去，對家人說：『今天累壞了！我幫助禾苗長高了。』他的兒子趕快跑去一看，禾苗都枯槁了。天下不幫助禾苗長高的人很少啊。以為養氣沒有用處而放棄的，是不為禾苗鋤草的人；主動助長的，是拔苗的人，不但沒有好處，反而傷害了它。

公孫丑說：「什麼叫做辨識言論？」孟子說：「偏頗的言詞，我知道它的盲點；過度的言詞，我知道它的執著；邪僻的言詞，我知道它的偏差；閃躲的言詞，我知道它的困境。這些言詞從心思產生出來，會危害政治；在政治上表現出來，會危害具體的事務。如果有聖人再出現，一定會贊成我說的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宰我、子貢擅長言談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擅長闡述德行。孔子兼有雙方優點，但還是說：『我對口語表達，並不具備專長。』那麼，先生已經是聖人了吧？」孟子說：「唉！這是什麼話！從前子貢請教孔子說：『先生是聖人了吧？』孔子說：『聖人，我做不到，我只是學習而不厭煩，教人而不厭倦。』子貢說：『學習而不厭煩，那就是明智；教人而不倦怠，就是仁德。仁德加上明智，先生已經是聖人了。』聖人，孔子還不敢自居，你這是什麼話？」

「昔者竊聞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；冉牛、閔子、顏淵，則具體而微。敢問所安？」

曰：「姑舍是。」

曰：「伯夷、伊尹何如？」

曰：「不同道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；治則進，亂則退，伯夷也。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；治亦進，亂亦進，伊尹也。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，孔子也。皆古聖人也。吾未能有行焉；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」

「伯夷、伊尹於孔子，若是班乎？」

曰：「否。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。」

曰：「然則有同與？」

曰：「有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皆能以朝諸侯，有天下；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而得天下，皆不為也。是則同。」

曰：「敢問其所以異？」

曰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，智足以知聖人。汙不至阿其所好。宰我曰：『以予觀於夫子，賢於堯、舜遠矣。』子貢曰：『見其禮而知其政，聞其樂而知其德；由百世之後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違也。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夫子也。』有若曰：『豈

惟民哉？麒麟之於走獸，鳳凰之於飛鳥，泰山之於丘垤<sup>ㄉㄩˋ</sup>，河海之於行潦<sup>ㄉㄨˋ</sup>，類也。聖人之於民，亦類也。出於其類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盛於孔子也。』」



公孫丑說：「從前我聽說過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張都各有聖人的部分特點，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已有聖人的全部特點而格局叫小。請問先生處於何種情況？」孟子說：「暫且不談這個問題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伯夷、伊尹怎麼樣？」孟子說：「處世作風不同。不是理想的君主不去服事，不是理想的百姓不去使喚；天下安定就出來做官，天下動亂就退而隱居，這是伯夷的作風。對任何君王都可以服事，對任何百姓都可以使喚；天下安定出來做官，天下動亂也出來做官，這是伊尹的作風。應該做官就做官，應該辭職就辭職，應該久留就久留，應該速去就速去，這是孔子的作風。他們都是古代的聖人，我還做不到他們的表現；至於我所希望的，則是學習孔子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伯夷、伊尹比起孔子，算是同等的嗎？」孟子說：「不。自有人類以來，沒有像孔子這樣的人。」公孫丑說：「那麼，他們有共同之處嗎？」孟子說：「有。如果能有縱橫各一百里的土地讓他們擔任君主，都讓諸侯來朝見而統治天下；如果要他們做一件不義的事，殺一個無辜的人，因而得到天下，他們都是不會去做的。這就是他們的共同之處。」

公孫丑說：「請問孔子的不同之處在哪？」孟子說：「宰我、子貢、有若三人，智力足以了解聖人，即使說話誇大也不至於偏袒他們所敬愛的人。宰我說：『以我對先生的觀察，他的傑出遠遠超過了堯、舜。』子貢說：『看見一國的禮制，就知道它所推行的政事；聽見一國的音樂，就知道它所流行的風氣；從一百代以後來評價這一百代的君主，沒有誰能違背這個道理。自有人類以來，沒有像孔子這樣的人。』有若說：『豈只是人類有這樣的不同！麒麟對於走獸，鳳凰對於飛鳥，泰山對於土丘，河海對於水窪，都是同類的；聖人對於百姓，也是同類的。但是，高出了他的同類，超出了他的同群。自有人類以來，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了。』」

討論題目：請問孟子說的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會是師心自用嗎？為什麼？

延伸閱讀：(1)《予豈好辯哉：傅佩榮評朱注四書》：《孟子》部分第 1~5 篇

(2)《孔子辭典》：孟子

第七講 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解讀：人性理論


指定閱讀：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6

討論題目：請問孟子「四端」的說法是獨斷論嗎？此說跟「性相近習相遠」一致嗎？請評論之。

延伸閱讀：(1)《予豈好辯哉：傅佩榮評朱注四書》：《孟子》部分第 6~10 篇

(2)〈孟子的人性向善論〉

## 版權聲明

頁碼	作品	版權標示	作者/來源
2-5	公孫丑問曰……未有盛於孔子也。		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